

都市少年三部曲之一

TAI YANG QIAO

太阳桥

金叶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题 记

新的世纪是一轮明媚的太阳。那太阳将属于谁？

我羡慕他们，今天的少年。

我们都会明白，这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最后的几年里，用最关切的目光，用最真诚的情感，认真地面对他们。

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大人。可是大人们却还是把他们当作孩子。他们在自我陶醉中和大人們的轻视中一天天地成熟。你说不清，当然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是否快乐。也许，无忧无虑这个词，已经不属于他们，但我们还不知道。

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一代孩子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你很难预料他们会长成什么样子。他们长成什么样子，未来就会是什么样。

这一部书写给少年，写给未来，写给关心少年和关心未来的所有的人。

李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孩子们:

林苗苗	女	初三·三班的学生
赵小虎	男	初三·三班的体育委员 林苗苗的表哥
张杨	男	初三·三班的学生
伊娜	女	初三·三班的生活委员
杨蓓灵	女	初三·三班的学习委员
刘力	女	初三·三班的学生
郭玉翔	男	初三·三班的班长
王莎莎	女	初三·三班的学生

大人们:

王大辉	男	二十八九岁	初三·三班的班主任
周玫	女	四十七八岁	校长 杨蓓灵的母亲
牛主任	男	五十多岁	教导主任
田老师	女	四十五六岁	数学老师
朱菁霞	女	二十四五岁	王大辉的女友 周玫的外甥女
牛仔	男	二十八九岁	歌星
严言	女	三十七八岁	记者



校园的东侧有一小片美丽的白桦林。白桦树林挺拔地立在那里,使这个普通中学的校园有了一种诉说不尽的诗意。无论是在一年中的春夏秋冬任何一个季节,无论是在一天中的清晨、正午还是黄昏,这白桦林,总是校园中一道最动人的风景。很多人在谈到这个学校时都会说:有一片白桦林。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和已经毕业的学生谈起自己的学校总会有一种优越感,细问起来,优越什么呢?自己明白,只因为,自己的学校有一片白桦林。他们甚至相信,在没有白桦林的中学读书,是一生的遗憾。

这不仅仅是诗意和浪漫。

常会有毕业了的学生回到这个校园,不只是为看老师,甚至不是看老师,只是为了看白桦林。

几乎是在每一天的清晨,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青年漫步在这片白桦林里。他总是先远远地看,然后



再走近，然后再远远地看。这时，太阳在树的后面，树影是暗的，背景是亮的，小树林有了一种纵深感，很像是精心设置的舞台的布景，金色的光投在每一棵树上，每一棵树就都有了了一圈耀眼的金光。他相信这是白桦树林最美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喜欢这片白桦林的人都能看到这时的风景，即使能也不会像他这样每天都能看到，因为他就住在这个校园深处的一个小房子里，每天的清晨，他只需推开他的房门。

他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一般人都用英俊、健美、潇洒之类的词来形容男人，很少用漂亮。漂亮，是要把这类词都包含进去之外，还有一种这些词中所没有的最能打动人的东西在里面。有的人不懂。就像有的人会说，有没有树林能怎么？不懂，你和他就说不清楚，那可是没办法的事。

不知道这个漂亮的青年是否意识到了，每天的早晨，他已经和这片美丽的白桦林一起，成为了一道很美的很动人的风景。

他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初三·三班的班主任，叫王大辉。

他对这片白桦林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丽，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它们，更因为，这片白桦林是由于他的建议而有的，并且是他和老师、同学们亲手栽种的。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他还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那时候这里堆着许多瓦砾，还有污水和垃圾，又脏又臭。有一天，他对班主任周玫老师说：这儿要是一片树林该多好！周



玫老师说：对呀，这应该是一片树林！他们真的就开始筹划了。种什么树呢？有人说种松树！有人说种杨树！王大辉说：应该种白桦树！真的就种了白桦树！参加种树的同学差不多都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们的期盼中，白桦树长高了，真的成了一片树林，他们也无法再在那些树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了，他们也长大了。

现在，当年的周玫老师已经做了这个学校的校长，王大辉在这个学校已经工作3年了，这片白桦树林成为他们共同的风景，并把故事留在这里。

当然，每天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留在这里。

每天早晨，周玫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迎接着她的学生们。这个习惯是从她当教导主任以后养成的。现在，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瘦高有些驼背的老头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姓牛，学生们当面都叫他牛主任，背地里叫他牛大爷、老牛头儿、牛头儿。牛主任可不是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的那种专门和改革势力做对的反面人物。他可是个善良的好老头儿。

每天的这个时候学校门前的景象似乎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时，这个学校中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会找机会把目光投向那片白桦林。

但事实上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有不同于昨天这个时候的细节发生。

林苗苗已经走进校门了，赵小虎却刚从路口拐过来，他



今天在路上碰见了骑着一辆崭新的山地车的张扬。张扬看见赵小虎就下了车，跟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聊。

“小虎你说林苗苗她怎么就不长呢？”张扬是个瘦高而文静的男孩儿，说话的声音还没太变好，细细的，哑哑的。

“那谁知道。”赵小虎个子不算高但挺敦实，声音洪亮。

显然这不是赵小虎感兴趣的话题，那就再换一个。“哎，小虎你怎么不弄辆车？”

“没钱。”

“哎，那你骑我那台旧的，反正也是闲着。”

赵小虎看看张扬，冷淡地一笑：“那不显得我人穷志短吗？人家问赵小虎你也买车了？我就说不是，是张扬不稀罕骑的旧车！”

张扬有些尴尬。“其实，那也没啥。要不然，给你骑这台新的，我骑那旧的。”张扬有些不屈不挠。

赵小虎有点恼了：“你干嘛？成心整我？”

“哪能呢，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张扬满脸都是真诚，赵小虎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两人沉默着。

“其实，你这人不错。”赵小虎说。

张扬叹了口气。

“你爸要不是大款儿，没准儿咱俩能不错。”

“我也这么想过。可我爸是不是大款，我不还是我吗？”

“那可不一样！”

进了校门，张扬把车推进车棚，赵小虎在一边等了他一



会儿，这大概算得上是最友好的表示了，张扬很有些感动，急忙锁上车，跟赵小虎一起跨上教学楼的台阶。

“校长好！”他们一起向周校长问好。“你们好！”周校长回答道。他们又向牛主任问好。牛主任并没像校长那样回答着他们，而是一抬手在他们的后脑勺上各拍了一下，笑眯眯地说：“这俩小子，老实点啊！”张扬一缩脖子。赵小虎却把脖子抻长，还一瞪眼睛，说：“还不老实啊？”牛主任也把眼睛一瞪：“敢顶嘴？少训！”然后一咧嘴笑了。

“牛主任这人挺可爱的。”张扬说。他们向教室走去。

“就是别犯在他手上，让他抓住了，就狠整。”赵小虎说。

初三·三班的第一节课是数学，教数学的女老师姓田，课讲得十分严谨，大黑板，小黑板，练习本，小纸条等所有的环节所有的手段都设计得有条有理。同学们都很服气，上田老师的课从来都是静悄悄的，十分顺利流畅，当然没有高潮也没有激情。不过大家也觉得数学课就应该这样，培养大家的抽象思维，不可以和语文课相比。

可是张扬总溜号。昨天晚上他没睡好。

谁会知道呢？张扬有着太多的苦恼。现在大人们常说：穷有穷的苦恼，富有富的忧愁。其实，这些似乎是只属于大人的苦恼与忧愁也深藏在这些少年的心中。

张扬的家住在这个城市中最幽静的地方，一座座造型别致的花园式的别墅使那里充满异国情调。住在那里的人，是



在经济改革大潮中首先富起来的大亨们。张扬家是一座白色的镶嵌着紫红、淡蓝、水粉色瓷砖的十分漂亮的房子。室内装修得典雅而精致。

昨天晚上，张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眼睛盯着门，等他的父亲。他下定决心要和父亲认真地谈一次。这样的决心他已经下过很多次了，可父亲太忙，每当他下了决心时父亲就有事，要不就回来得很晚，要不就出门好多天不回来。可是当父亲真的有时间了，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又紧张得要命，并且根本就不知道要谈些什么。

是啊，要谈什么呢？

这一次他觉得他真的想明白了。

前几天，他写了一篇作文，是这篇作文让他想明白了他的心事和苦恼。

他只想让父亲明白自己，他并不想要求父亲为他做什么。再有几天，他就要过生日了，16岁的生日，他觉得这个生日十分重要。16岁，应该是他生命中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他应该从这一天起变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但是，奇迹能发生在这一天吗？

嘲笑自己吧，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的愿望。别人仍然会用从前的目光来看你，和从前相同的目光，让你不堪忍受的目光。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会像他的父亲。父亲是强大的。在父亲面前，他永远是那么微不足道，永



远是那么弱小，永远不可能站立起来。

但是，他多么想！

母亲常驻在香港，穿梭于香港、深圳和广州，有时也回到北方的这座城市来。每次母亲都会给他带回一大堆新鲜的玩意，他拥有几乎所有的各种档次各种样式的电子游戏机，从最开始的任天堂，到后来的世嘉、超任，再后来的3DO、土星，直到现在的586多媒体，还有数不清的游戏卡、光盘，摆在一起，简直可以开一个电子游戏机发展回顾展。每次母亲都会给他很多承诺，带他去香港、澳洲旅游，送他出国学习，等他成人了就分给他多少财产让他自己支配等等。但他和母亲太陌生了，他和她无话可说。母亲也和他亲热，搂他的肩膀，亲他的脸，这亲热的动作让他难受。他觉得母亲实在太做作，因为他从来就认为母亲根本就不爱他。在他刚出生几个月时，母亲就离开了他，到外地去做生意，整天陪着他的只有保姆，到现在整天陪着他的仍然只是保姆。如果总是同一个保姆也好，他可以把这个保姆当成母亲来看待，但是保姆却又偏偏是不明不白地经常更换。他总想：一个母亲，首先应该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女企业家、女强人什么的，如果所有的母亲都为了所谓的事业而抛弃自己的孩子，那么事业本身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要么就做个像点样的母亲，要么，就不要生我！

张扬明白父亲是因为他才一直留在这个城市的，因为父亲知道，张扬有多么孤单，他只有在这个城市里才能找到一



点家的感觉，他只有在这个城市里才有一些比较熟悉了的同学。他时时都能从父亲的目光中感觉到父亲对他的爱和期待，当两人相对而坐时，张扬就会感到父亲的爱和期待如火一样向他包围过来，让他惴惴不安。

后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他的眼皮了，他失望了，他明白他的决心又一次白下了，等再见到父亲，他的决心也不容易再一次找回来了。

他想，只有把全部希望都放在王老师一个人的身上了。王老师，敬爱的王老师，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了！

第二节课是语文，是王大辉的课。大家都愿意上他的课，他往讲台上一站，大家的目光就像是遇见了磁铁。

“总结一下作文《心事》。大家写得都不错，感情真挚，写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我们就是要这样写，写最能打动自己的东西，写自己的独特的思考，不要去写那些人云亦云的话。有的同学的构思还很巧妙，比如伊娜、杨蓓灵。”

伊娜的父母都是医生，对优生优育有着深入的研究，所以伊娜是个发育非常好的胖女孩儿，她非常聪明，她这十几年来中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表扬，可她对每一次表扬都非常在意。这时候伊娜回头看看杨蓓灵，两人笑了。

杨蓓灵看上去是一个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女孩儿，举止言谈无拘无束。她在她的学校里身份有些特殊，她的母亲就是周玫校长，并且她的表姐朱菁霞正是她班主任王老师的女



朋友，王老师又是她母亲过去的学生。当然这些并不是她举止言谈无拘无束并且有些任性的原因，她并不是那种不知深浅的孩子。

杨蓓灵的同桌叫刘力，刘力大概是睡得太晚了不太有精神，支持不住地打个瞌睡，杨蓓灵很不满地碰刘力一下，刘力一惊，努力瞪大了眼睛。

“还有的同学把自己美好的愿望和面对现实的矛盾心情写得深入动情。读起来很让我感动。比如赵小虎、张扬、刘力等。我真想把这些作文给大家读读。”

显然，他们都紧张了。

王大辉笑了。“不过，咱们有言在先，给大家保密，我就不读了。但是，也许有的同学很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大家，我也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大家笑了。

刘力忙低下头。赵小虎也躲避着王大辉的目光，把身子向下缩着。张扬却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很紧张地看着王大辉，他想，这可是一次机会呀！他真想举起手来说我想读！却没有勇气。

王大辉盯住了张扬：“怎么样？张扬，把你的作文给大家读读？”

只听“哗啦”一声响，张扬一阵忙乱，他站起身时太紧张了，把文具盒和书本全弄到地上去了。一阵哄笑。

“张扬的这篇作文写得非常好，对我有很深的触动，使我



想到了一些不曾想到的问题，我很希望张扬能把他的心事告诉大家，当然，这还是要看张扬自己是否愿意。”

张扬整理好桌上的东西，不知所措地看着王大辉，犹豫着，拿起作文本，终于鼓足了勇气，结结巴巴地读起来：“心、心事……我、我……王、王老师，我……”他求救般地看着王大辉。

王大辉笑了，问：“要不要让别人替你读？”

张扬连连点头：“行行！”把本子塞在正回头看他的赵小虎手中，坐下来喘气。

赵小虎大大乎乎地站起来：“行，我替你读！《心事》，作者，张扬。”一本正经地咳了几声，同学们笑。“我的父亲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企业家，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款。”赵小虎觉得有点别扭，看看同学们，说：“我声明可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个工人，口袋里连一百元钱都掏不出来。”同学们又笑，但表情都不太自然。

王大辉问：“赵小虎，是不是想读读你自己的作文？”

赵小虎一吐舌头，严肃起来，认真地读起来：“但是，我父亲不是人们常见到的暴发户，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思维敏捷、心胸豁达的人，他很优秀，很像王老师。他对我既慈爱又严厉，他希望我能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我却不知为什么，和他截然不同，我是那么脆弱，那么没有主见，尤其在父亲面前，总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傻瓜。我，苦恼极了。我为自己的将来而担忧。”



张扬镇静多了，有些羞涩地迎着大家的目光。

赵小虎停下来，看着王大辉，不知是否该继续读下去。王大辉点点头。

“我的面前有两位让我仰慕的人，一个是王老师，一个是父亲，我经常在梦中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人，我在梦中欣喜若狂，我以为我真的成为了他们。但是，等我醒来，发现我还是原先的那个没用的自己，我伤心极了。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许多别人没有的东西，可大家不知道我总是在羡慕别人，因为别人有我最渴望的东西。我恨自己，我渴望着能改变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甚至是个命运坎坷的人，那我就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不能改变的，应该改变的只是我自己。别人都帮不了我，能帮我的只能是我自己。我真想把我的心事告诉老师、告诉同学、告诉我的父亲、告诉所有的人。我有这样的勇气吗？”

赵小虎静静地看着王大辉，坐下，把本子郑重地还给张扬。

教室里十分安静。

王大辉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困难是个人的力量难以逾越的。我想，张扬想要改变自己，需要自己的勇气，也需要适当的环境，需要大家的帮助。他在家时，面对父亲的严格要求，很紧张，不知所措；在学校呢？同学们不能平等地对待他，有意无意地疏远他，他总



是在想着怎么才能和大家搞好关系，也很紧张，不知所措。我希望大家能帮助他。”

张扬低下头，看着桌面。

“我希望今天是张扬一个新的起点！”

张扬抬起头来。

“张扬，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吗？”

张扬站起来：“我，我快过16岁生日了，我想请大家在我生日的那天去我家做客，什么也不用带，就是给我一次机会，我……我不知道王老师您能不能同意……”

王大辉说：“要和你爸爸商量好，如果他同意，我是没意见的。”

张扬十分郑重地点点头，坐下了。

王大辉继续讲课：“下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志愿》。要求大家结合自己的毕业志愿，谈自己将来的志愿，和你想怎样去实现你的志愿。要如实写，比如你，将来想当市长，你，将来想当明星……”同学笑。“不要像上学期的那篇作文，都要当老师，不诚实！”

同学们又笑。

这时，林苗苗回头看了看张扬，目光中充满羡慕。这个坐在第一排的瘦弱的女孩子一直没有笑，而是一直低着头，一直回避着王大辉的目光，因为她没有写这篇作文，她在作文本上这样写：王老师，我想了很久，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心事可写。请您原谅。



下课了，王大辉也没问林苗苗什么，他觉得林苗苗像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小兔子，还是不惊动她好。

林苗苗是赵小虎的表妹，小虎的爸爸是林苗苗的舅舅，小虎的奶奶是林苗苗的姥姥。林苗苗是5岁时到姥姥这儿来的。林苗苗3岁时父母离了婚，她被判给了父亲，母亲很快和另一个男人到一个很远的城市去了。父亲带了林苗苗两年，也离开了这个城市。姥姥心疼苗苗，就把她留在了身边。父亲后来又结婚了，可是后来又离婚了，然后又结了一次。不管怎样，每年父亲都有信来，并且总会给林苗苗寄些东西来。可母亲却一点儿音信都没有。姥姥和舅舅从来都不提苗苗的母亲，只是舅妈在不高兴时就会骂，你们家没一个好人，你们家的人都丧良心，你们家大姑娘是最丧良心的！开始林苗苗不知道这个大姑娘是谁，只是在这时非常怕看舅妈的目光，而舅妈偏偏要在这时去盯着林苗苗。这时小虎总是把苗苗带出去玩儿。林苗苗问过小虎，大姑娘是谁？小虎说不知道。小虎只比苗苗大一岁，但小虎俨然是位挺像样的兄长，每天带着苗苗玩，时时处处关照着。小虎带着苗苗玩了一年以后，他该上学了，姥姥和舅舅想，让苗苗自己在家还不如让小虎带着她一块上学去，就设法给苗苗报上名，两人就成了一个班的学生，上学放学一块走，苗苗也有个照应。开始是拉着手走，后来是并排走，再后来是一前一后走，再后来就是各走各的了。



现在，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现在，林苗苗差不多总是不说话。

张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动。他的心还没有平静。他有些后悔，就像他常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一样，他又后悔了。自己还是显得太单纯太幼稚了些。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了解自己呢？为什么总想要表白自己呢？其实无论别人怎样看待自己，自己不还是自己吗？

当别人知道了自己的心事之后，并不以为然，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永远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满意了吗？

王老师是了解我的。

今天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吗？为什么不会呢？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感觉，不是吗？

郭天翔坐到张扬的身边，手臂搭在张扬的肩上，用力地搂了张扬一下。

郭天翔的父亲是新提升的副市长，和张扬的父亲是朋友，两人是同一类型的强有力的男人。可郭天翔却和张扬不同。郭天翔是班长，是个领袖式的人物，做事得体，有主见，有号召力，从来都不慌不乱，可以算是个成熟的男子。

郭天翔信任地看着张扬。

赵小虎也一直坐在座位上没动，这时他回过头来，也看着张扬，目光有些潮湿。张扬觉得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冲了上来，他猛地伏在桌上，肩膀微微颤抖着。